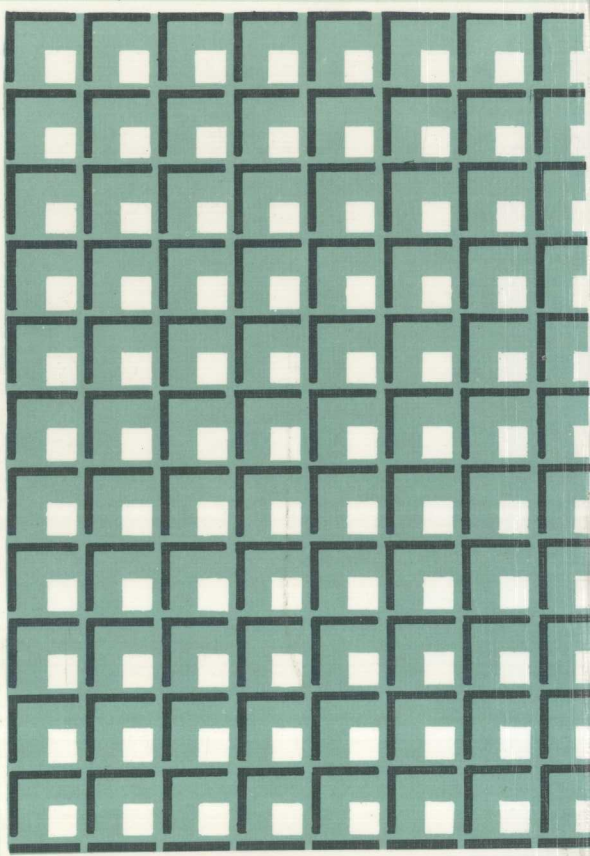


改變美國的書

唐斯博士著
彭歌譯



純文

純文學叢書39

改變美國的書

定價120元

譯者：彭 歌

出版者：夏 林 含 英

發行者：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

電話：3016464・3030161

郵撥帳號：0005333-1

封面印製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

印刷者：優文印刷廠

臺北市汕頭街五十四巷四二弄五五號

裝訂者：三文裝訂廠

臺北市德昌街十巷十號

中華民國60年5月初版首次印刷

中華民國75年1月初版第12次印刷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調換。

前記

我想，每一個人都會不期然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「我應該做些甚麼事？」我也偶然會這樣自問——當我閒暇的時候，也就是說，當我有一點點時間可以讓我自由支配的時候。

民國五十六年八月，我開始譯唐斯博士的大著「改變歷史的書」。到五十七年五月間出版了單行本。在那本書的前記裏，我曾寫道：「這不是一本輕鬆的專供消遣的書，甚至於也不能算『有趣』——如果讀者對於追求知識的興趣不太濃厚的話。但是它很重要，尤其在我們東方人的眼中看來，它大有助於使我們瞭解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與變化。」

起初，我對「改變歷史的書」的出路很有點兒不太樂觀，書的確是好書，但內容未免稍嫌嚴

肅一點吧。想不到那本書問世之後，各方反應很熱烈。到現在先後已經印了十五、六版，有的朋友開玩笑說是爲近年「硬性」書籍的銷行創了一個新的紀錄。

作爲那本書的譯者，我當然很高興。第一、自己喜歡的東西也有別人喜歡，這便是人生一樂。由於讀者們肯於花錢去買又花時間去讀，則我的心力便都已得到了代價。第二、更因那本書的銷行情形，使我覺得今日社會上的讀書風氣仍是很盛的。至少由那本書可以證明，追求知識的欲望是很強的。討論知識與書籍的書，是合乎社會當前需要的。

許多位師長先進，爲了「改變歷史的書」對我加以謬獎。還有些位朋友們爲那本書寫了評介文章。青年朋友們見到我，談不了三句話就會問到我關於「改變歷史的書」。新生報總主筆汪明真先生不僅讀了那本書，而且鼓勵我「應該再多介紹一些這一類的書」。

現在，我很興奮地報告讀者們，唐斯博士的「改變美國的書」的中文譯本已經出版了。這正是由同一位作者所寫同一性質的書。

五十九年夏天，台北虹橋書店的孫國仁先生寄給我唐斯博士的這本新著，原來虹橋取得了此書在台灣出版的授權，已經印行了第一批。我與孫先生到現在沒有見過面，我猜想他是因爲我譯過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，所以才送給我讓我讀的。不巧的是，去年夏天我因到韓國和日本去訪問，回來不久又到美國去開會，這本書雖帶在身邊，却一直沒有時間去讀它。在美旅途中，大部份時

間是在紐約與洛杉磯兩地，中間的一段時間又忙於到邁亞密和休士頓去看太空中心，竟沒有機會讓我到中西部去看看唐斯博士。

從美國回來之後，我就開始讀「改變美國的書」。帶着記憶猶新的重訪美國之所見所聞，再印證這本書裏所介紹的偉大著作，自己覺得對於美國的認識似乎深了一層。自去年十二月下旬，我就開始翻譯，到了今年三月廿三日大體完成初稿。

現在，讓我來介紹這本書的主要內容。

「改變美國的書」(Books That Changed America)，由作者唐斯博士於一九七〇年出版，正文及序言等共二八七頁，比「改變歷史的書」要多出了八十餘頁。書中所介紹的二十五本書，都是唐斯博士經過慎重考慮之後，從八十多種「候選」書籍中選出來，被他認為是美國建國以來近二百年間「形成美國文化與文明，影響最爲重大的書。」

這二十五本書中，因有兩本書各爲兩位作者合著，所以實際作者共有二十七人。以下分列作者姓名、書名，並依其出版年份爲序——

- ① 潘恩的「常識」。一七七六年。
- ② 路易士與柯拉克的「遠征史」。一八一四年(兩卷)。
- ③ 史密斯的「摩門經書」。一八三〇年。

- ④畢尤蒙的「胃液與消化生理」。一八三三年。
- ⑤托克維爾的「美國的民主」。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〇年（四卷）。
- ⑥曼恩的「教育年度報告」。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九年（十二卷）。
- ⑦霍姆斯的「產褥熱的傳染性」。一八四三年。
- ⑧梭羅的「不服從論」。一八四九年。
- ⑨史杜伊夫人的「黑奴籲天錄」。一八五二年。
- ⑩白拉梅的「回顧」。一八八八年。
- ⑪馬漢的「海軍戰略論」。一八九〇年。
- ⑫杜納的「美國歷史中邊疆的重要性」。一八九三年。
- ⑬史蒂芬斯的「城市之差」。一九〇四年。
- ⑭辛克萊的「叢林」。一九〇六年。
- ⑮符萊斯納的「美加兩國醫學教育」。一九一〇年。
- ⑯亞當斯女士的「赫爾堂二十年」。一九一〇年。
- ⑰泰勒的「科學管理原理」。一九一一年。
- ⑱畢爾德的「美國憲法的一個經濟性解說」。一九一三年。

⑱ 門肯的「偏見」。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（六卷）。

⑳ 卡鐸佐的「司法程序的性質」。一九二一年。

㉑ 林德夫婦的「中城」。一九二九年。

㉒ 凱西的「南方之心靈」。一九四一年。

㉓ 麥達爾的「美國的一個難局」。一九四四年。

㉔ 蓋布瑞斯的「豐足的社會」。一九五八年。

㉕ 卡遜女士的「寂靜的春天」。一九六二年。

關於這廿五本書之選定，唐斯博士在序言中有很詳細的說明，我已譯出列於正文之前，可供讀者參考。

此處需要說明的一點是，以上書籍中已經有四本——即潘恩的「常識」，梭羅的「不服從論」，史杜伊夫人的「黑奴籲天錄」，和馬漢的「海軍戰略論」，都已見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之中。改變歷史當然也改變美國，所以，唐斯博士又把它們收入在「改變美國的書」裏來。這四篇的文字幾乎完全是一樣的。我和出版人林海音女士商量，爲了節約印製成本，減輕讀者負擔，這四篇不再全文收入。我猜想，現在讀「改變美國的書」的讀者，很可能都已經讀過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了。但爲了便於讀者參考起見，在本書中這四篇仍各有簡短的提要，以見梗概。

「改變美國的書」內容除序文外，即以二十五本書各成一個單元。每篇一萬餘言。其寫作的方法與重點，大體與「改變歷史的書」相同。各篇中包括作者生平、著書經過、各書的主旨與內容概要、出版後的反應與批評、以及對後世或當代的具體影響。所不同的是，此書對作者生平的敘述較為簡略，而對於著書時的社會背景和出版後的反應則比較精詳。我個人覺得這也是此書最精彩之處。由於這二十多萬字而使讀者對於這二十五本內容重要、性質廣泛而卷帙浩繁的書，都能得到「嘗一簞而知全鼎味」的印象與瞭解，不能不說是唐斯博士的一大功德。

現在，再對此書的作者略加介紹。唐斯博士（Dr. Robert B. Downs）為美國當代的一位「通儒」。他於一九〇三年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林諾爾城。先後在北卡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，曾獲得哥爾比學院與北卡州大學博士學位。在學時專攻圖書館學，就學未久，就担任紐約大學的圖書館長。自一九四三年開始，應伊利諾大學之聘任圖書館長；自一九五八年以後，又兼任該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所長。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藏書近五百萬卷，在全美兩千多家大專院校中居第四位。近二十餘年的發展，唐斯博士厥功甚偉。他在美國圖書館界，以博學聞名，曾先後當選為美國全國圖書館學會會長，全國大專圖書館及特種參考圖書館聯合會會長，美國國會圖書館聯合目錄顧問，米德蘭作家協會會長，扶輪會會長；並曾多次應邀出國担任顧問，墨西哥政府、土耳其政府都曾禮聘他前往主持策劃，整理國家文物。在二次大戰之後，唐斯博士應已故麥克阿

瑟元帥的敦請，出任盟軍總部的高級顧問。日本國會圖書館爲目前亞洲最好的圖書館之一，戰後之迅速規劃復興，他的獻替甚多。唐斯博士著述頗豐，大部份爲圖書館學方面的學術性專著，其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乃爲一般讀者而作，尤其爲美國各大學新生「現代文明」一課所必讀。「改變美國的書」的對象與前書相同。他在寫這本書時，已是六十七歲的高齡，而其落筆矜慎，考訂周詳，褒貶嚴格，論斷公允，字裏行間，具見用力之深。至於其葆揚學術，誨人不倦的精神，在在皆足以激勵後學，爲青年所效法。

我於一九六〇年秋曾赴美求學，先在南伊利諾大學兩載，取得新聞學碩士學位後，經麥考伊博士之舉荐，再入伊利諾大學就讀，曾受教於唐斯博士的門下。當時，唐斯博士除每學期開學時有學術演講之外，不再授課，平日往還不多，惟覺其人莊嚴凝重，道貌岸然。歲前接到他的來信說，「改變歷史的書」已有九種外文譯本，加上我的中譯本正好是十種。那本書的精裝本與袖珍本行銷早已在百萬冊以上了。

世人皆知，知識是無國界的。我們處於人類登陸月球的時代，追求知識更不可囿於國界的限制。處今之世，任何國家不可能遺世而獨存，任何國家的知識份子亦不應該故步自封，昧於天下大勢與國際學術界的發展。知識的力量能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。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，便必須從知識的是非真僞着眼去做判斷。同時，我們也應瞭解，任何國家不可能完全拋棄了自己的

文化而別取源頭，全盤洋化。文化的交流，是人己之際不斷地交流，相互地吸收。因為看到外國的成就而一心崇洋，固屬輕浮可笑；但若明明落後而猶抱殘守闕，不求急起直追，則更是可悲。所以，我之譯介這兩本書，是因為這兩本書皆是深入而淺出，言簡而意賅，足資有志向學，熱心求知的朋友們參考。同時，藉此亦可略覘西方文化演變的趨勢，與我們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
我個人覺得，從「改變美國的書」裏面，讀者至少可以看出來美國文化或者說美國人的一個特性，那便是他們極其注重事實，特別是看得見的、具體可徵的事實。這是美國人的優點，因為重視事實所以能針對事實而有具體的反應。從最早的「常識」與「遠征史」，乃至最新的「中城」和「寂靜的春天」，立論都着重在事實的根據。但這種特性也未嘗不是美國人的一個缺點，他們比較缺乏抽象思考的能力；所以，儘管美國人承襲了西方文明的主要資產，却少有像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的那些偉大的哲學家。一般說來，美國人的分析多是以眼前看得到的現象為主，純理性批判一類的工作，不是美國人的所長。

不知我這一想法對不對，我想，與美國人討論問題，切磋學問，乃至於商量普通事情，要點在於提出有力的事實，而不在乎垂之久遠的原則。沒有充份事實為根據的原則，無論道理上如何堅強，總對他們缺少說服性。「改變美國的書」所包括的二十五本書，雖然尚不足以盡美國文化之精華，但從這二十五本書（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）我們可以瞭解，美國人是如何地重視事實，

如何受事實的影響。

美國近年來對中國的研究工作極為積極。每年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籍，在二百五十種至三百種之間，相形之下，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太不夠了。唐斯博士的「改變美國的書」，不僅使我們對這二十五本重要的著作皆可獲得概括的瞭解，同時，也可使我們由此而對美國文化的拓建，美國人民心理的背景，都獲得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。美國在歷史上遭遇過甚麼樣的挑戰，發生過甚麼樣的反應，由此書中皆可看出其軌跡。

「改變美國的書」各篇，曾分別在台北的幾家報紙和雜誌上發表，並承「純文學出版社」的好意，再將全文精印成書出版。對於新聞界、雜誌界朋友們的鼓勵，我願表示誠摯的感謝之意。

書籍是人類思想精華之所寄，也是一切文化知識成長的紀錄。唐斯博士一再表示，他相信，書籍並不是靜態的、不切實際的學理玄談，而是具有無窮力量的工具與武器，是足以改變歷史方向的動力。我想，讀過此書的朋友，當會得到與唐斯博士相同的結論，而益增強對知識與書籍的愛敬之意。

彭歌

六十年四月·台北

唐斯博士與「改變美國的書」

在「改變美國的書」這本書裏，作者所要表明的是，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與社會思想、政治行動、科學進展、和宗教信仰——簡言之，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文明，可以因書面文字而受到深遠的影響。說得更清楚一點兒，某一些重要的書籍，在今日美國形成的過程中，曾發生關鍵性的作用。作者說這樣的話，獲得許多實證的支持。

本書的目的，並不在提供「最佳書目」或「偉大著作書目」，也不是像文學批評家們常常做的，選擇一些文學作品中的瑰寶。本書的初旨，是在選出一些在美國歷史上直接間接曾發生最重要影響的書籍。

過去，也曾有人做過同樣的試探，從事選擇影響重大的書籍。本書作者過去就曾寫過兩本這類性質的書，一本是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；一本是「現代心靈的塑造者」。一九三五年，美國學者魏克斯 (Edward Weeks)、杜威 (John Dewey) 與畢爾德 (Charles A. Beard) 聯名在「出版人週刊」上發表一篇文章，選擇了自一八八五以後五十年間最有影響的二十五本書。在那份書目中，祇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書獲得三位選書者的一致同意，那本書是布拉梅的「回顧」。三位之中有兩位提議詹姆士的「心理學原理」，馬漢的「海軍戰略論」，魏布蘭的「消閒階級的理論」，亞當士的「亨利·亞當士的教育」，和路易士的兩部小說「大街」與「巴比特」。

一九三九年，作家考萊 (Malcolm Cowley) 與史密斯 (Berard Smith) 寫了一本「改變我們心靈的書」，也用的是同樣的方法。根據向許多位教育家、歷史學家、評論家、演說家等的調查意見，有十二本書被他們認為是影響美國精神最重要的書。得票次多數的書籍一百三十四本也都一一述及。其中有七本是美國人寫的。那便是亞當士的「亨利·亞當士的教育」，杜納的「美國歷史中邊疆的重要性」，索姆納的「民風」，魏布蘭的「企業論」，杜威的「邏輯理論之研究」，畢爾德的「美國憲法的一個經濟性解說」，和巴林敦的「美國思想之主流」。

一九六四年，葛森 (Rochelle Gerson) 沿用同一技巧，訪問了二十七位歷史學家、經濟學家、政治分析家、教育家、社會科學家與哲學家，請教他們在過去四十年間，影響美國社會發展

之方向的是些甚麼書，然後，葛森把訪問的結果發表在「星期六評論」雜誌上。得到四票以上的書，包括：麥達爾的「美國的難局」，瑞斯曼的「寂寞的羣衆」，金賽的「性行爲」，史坦貝克的「憤怒的葡萄」，史波克的「育嬰寶鑑」，蓋布瑞斯的「豐足的社會」，貝文與閔斯合著的「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」，尼泊的「人的性質與命運」，和卡遜女士的「寂靜的春天」。其餘各得到三票、兩票或一票的書還很多。

紐約有一個「葛若禮爾俱樂部」Grolier Club，是爲紀念法國一位著名藏書家而成立的。該俱樂部曾出版過一本書目，「一九〇〇年以前出版美國最有影響的一百本書」，並於一九四七年在紐約舉行過這一百本名著的展覽。一百本書中最早的一本是麻薩諸塞州劍橋出版的「海灣讀美詩集」，一六四〇年印行的。最後一本是魏布蘭的「休閒階級的理論」，一八九七年出版的。一九五七年卡內基基金會撥出專款，支援一項書目研究計劃，由拉若比(Eric Larrabee)主編，出版了一本題爲「美國全景」(American Panorama)的書。這本書裏是十五位當代著名的批評家，評論了三百五十本重要的美國書籍，其目的在提供「一幅完整的圖畫，以說明現代美國的文明及其源起。」卡內基基金會並依據這十五位批評家的選擇，選了許多部名著，透過基金會的各地分會分送到大英帝國聯邦所屬的地區去。

與「美國全景」的目的和性質很相近的，是一本更新的出版物，「美國重要書目」(U.S.A.

in books, an Introductory Collection: a Bibliography), 這部書目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主編，一九六八年出版，其中包括了二百五十本重要書籍的書目和評註。這本重要書目不僅最新，也可以說最代表美國官方性的意見。此書目所推荐的重要書籍，有很多部都經由美國設在世界各地的美國新聞處而送達，美新處翻譯的美國名著，大部份也依這本書的選擇為取捨的標準。「美國重要書目」序文中說明這本書目編印的目的是：「表明美國人民的精神與現實實況，他們的社會政治制度，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進展，他們的藝術表現、希望和夢想。」

由於以上這些書目的編訂，都是要選出最重要的書籍；我們把這些書目細心比較之後就可以發現，對任何一部著作要達成一致的意見實在是極為困難的事。書籍的選擇本來就是極端個人的、主觀的判斷。不過，在「改變美國的書」裏所選擇的二十五本書，如果交由一些知識淵博、態度公正的評論者投票的話，相信它們都能得到很高的票數。

現在還有任何人能懷疑，書籍的力量的確能夠改變歷史嗎？已經有許許多多的證據支持這個理論：在某些情況之下，某些書能夠發生重大的影響與積極動力的作用，並可以改變了天下大事的方向，有時是朝好處變化，有時是朝壞處變化。就世界觀點而言，如馬克斯的「資本論」之於共產運動，如希特勒的「我的奮鬥」之於法西斯主義，都是書籍影響世界，為禍人類的證明。就美國的書籍而言，如潘恩的「常識」之於美國大革命，史杜伊夫人的「黑奴籲天錄」之於南北戰

爭，梭羅的「不服從論」之於許多落後國家的獨立運動，並且也被美國人引為社會抗議的一種技術。

世界上許多獨裁者的行徑，更可使入認識書籍的影響力。德國的納粹黨在一九三〇年代就曾在紐倫堡舉行焚書大會。共產黨暴民更在世界各地焚毀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。英國科學家兼文學批評家史諾（C. P. Snow）在他的「人的變化」那本書中，曾對史達林之「重視」文學家與文學作品作以下的評論——

「史達林曾泛讀俄國的文學作品與俄國文學史。他比任何一個西方人更明白，十九世紀作家們扮演的角色，乃是一種非正式的反對派。我猜想，他早已感覺到文學的魔力，這種魔力西方人反而都不知曉。在史達林從事權力鬥爭的時候，他還需要照顧其他許多的問題。可是，一旦他掌握大權之後，在他對於各種力量都寄予關切之同時，更注意到要監督文學的作用，絕不容許任何書籍危及他個人的以及他國家的地位。」

近來有些人致力貶低書籍的重要性，譬如加拿大的麥克龍翰教授（Marshall McLuhan）就是一例。他要我們相信，書籍已經過時了，書籍的重要性正被其他新興的大眾媒介所取代。這些人認為，書籍過去的確曾有過光榮的日子，在早期的確很重要，影響力很大，然而，現在則快要變成博物館裏收藏的「名件」了。這類輕率的言論很容易就被推翻，我們祇要舉出一九六〇年代

出版的三本書來看就可以明白，書籍對於世人的影響力是多麼直接而重大。卡遜女士的「寂靜的春天」，反對人類濫用殺蟲藥劑，以免破壞自然的平衡，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應，今天大家談防止環境被污染，卡遜女士是一位先覺者。又如奈達的「任何速度都不安全」一書，迫使全美國的汽車製造廠家不得不重新檢討，生產更為安全的汽車。再如密特佛的「美國人的葬禮」，對全美國的殯葬方式發生了顯著的影響。這種影響力尚非其他大眾媒介所能及。

衡量書籍的影響力是十分困難的事。有的書銷行數百萬冊，但是它對於公眾的思想和行爲，可能影響很少，也可能根本就沒有甚麼影響。相反的，有些書的銷行數極有限，但卻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影響力，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便是最典型的例證。關於思想傳播，羅波 (Elmo Roper) 曾提出一項極受人們讚賞的理論。他說，大多數新的觀念或思想，都是由極少數大思想家引導出來，然後經過多方面的傳播，最後乃使羣衆注意到這些新的觀念的重要性。羅波把世人分爲六大類。人數最少居於最核心地位的，就是他所謂的「偉大的思想家」，是極少數才學智慧不世出的偉人。偉大的思想與哲學，都在這個階層產生出來。其次是環繞着這些偉大思想家的人，他稱之爲「偉大的門徒」。這些人自身並未發明新的觀念與理論，但他們能夠認識真理之偉大，並且盡心竭力去倡導這些新的觀念。再其次是所謂「偉大的傳佈者」，他們由前面的兩種人那兒接受了新的觀念，然後他們自己能夠在全國——有時甚至於是全世界的議壇上，向世人廣爲傳佈。自此